

WEB3 X AI SERIES

HOW AI COULD HELP REBUILD THE MUSIC RIGHTS SYSTEM

Web3 x AI 系列 | 人工智慧如何幫助重建音樂版權體系

1999年，年僅18歲的大學生肖恩·範甯

（Shawn Fanning）發布了Napster，這款文件共享程式讓錄製的音樂變得像水一樣輕而易舉，而非商品。它以驚人的速度突破了唱片公司嚴密的監管管道，令唱片行、CD工廠和唱片公司精心策劃的發行計劃都顯得像是上個世紀的產物。一個擁有文件的聽眾就能成為數百萬人的傳播者，私人收藏與公開發行之間的距離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

唱片公司稱之為盜版，從法律角度來說的確如此。但更深層的衝擊在於，當音樂不再透過可壓制、可運輸、可掃描、可審計的實體載體傳播時，舊體系的脆弱性顯露無疑。一張CD必須

經過商業管道才能到達聽眾手中，這使得唱片公司能夠以他們熟悉的方式進行統計。而MP3文件卻能在唱片公司還來不及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威脅之前，就出現在宿舍和硬碟上，引發了一場版權危機，這場危機不僅關乎版權法，也關乎基礎設施。

Napster最終遭到起訴、限制和關閉，並作為警示載入音樂史冊。但它所揭示的行為卻成為永久性的，因為聽眾早已意識到歌曲可以在官方管道之外傳播，超越零售商、廣播公司、出版商、唱片公司和版權管理系統的時間限制。網路不僅製造了盜版問題，更暴露了音樂實際傳播方式與商業運作預期之間的巨大鴻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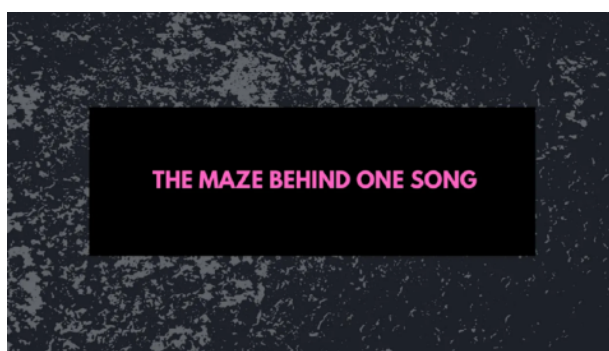
近三十年後，人工智慧開啟了更廣闊的創作領域，使音樂得以以大多數藝術家和製作人以前無法企及的方式進行轉化、拓展和重塑。這也帶來了一個更複雜的版權問題，與Napster所揭示的版權問題如出一轍。Napster質疑的是歌曲是否可以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被分享，而人工智慧則質疑歌曲、聲音、表演或創作身份如何在不脫離許可、署名和支付的前提下成為新事物的一部分。

這並非人工智慧獨有的問題，而這正是當下如此重要的原因。Napster率先展現了音樂在業界尚未掌握統計方法之前就能離開官方管道的後果；採樣技術將舊的合約和授權資訊帶入新的記錄；串流媒體讓合法取得變得容易，卻並未讓所有權、分成和支付變得更加便捷。人工智慧是這項轉變的最新階段，速度更快，現有系統難以跟上。如今，音樂可以用於訓練，轉化成新的形式，並與人類工作相結合，其規模之大，是舊版權基礎設施從未設計過的。

如果運用得當，這可以為藝術家創造新的工具、授權市場和收入來源，但前提是必須能夠及時記錄誰是創作者、誰是控制者、哪些用途獲得批准以及款項應支付給誰。

音樂是理解Uptick基礎設施為何如此有用的最佳例證之一，因為人工智慧幾乎可以立即將輸出與其背後的授權資訊分開。一個語音模型可以產生數百首曲目，一個授權的音軌可以在不同的發行版本中重複使用，一段獲準用於某種訓練的錄音可以出現在原始版權所有者從未預料到的工具和輸出中。音樂不斷流傳，但記錄誰批准了使用、批准了哪些內容以及適用哪些付款條款的資訊卻被遺忘。

產業需要一種方法，從一開始就將授權資訊記錄在數位資產中，而這正是 Uptick 所能提供的。語音模型、訓練許可、樣本或產生的曲目都可以獲得一個唯一的識別符，其權利元資料中包含創作者資訊、記錄的所有權、允許的用途和版稅條款。這樣，最終的產出就能始終與其來源的資產和授權保持關聯，而不是作為最終文件進入分發管道，卻沒有任何關於其製作過程或底層使用是否獲得批准的可見記錄。



從表面上看，音樂版權系統似乎相當簡單：聽眾按下播放鍵，一首歌響起，一切彷彿渾然一體。然而，歌曲背後的真相遠比這複雜得多：有人譜寫旋律，有人負責製作，有人演唱，還有人掌控著最終呈現在聽眾面前的錄音。一段採樣自幾十年前唱片的片段可能出現在同一首歌中，將舊的合約和授權也納入新歌的定價考量。因此，聽眾聽到的只是一首歌，而版稅系統卻在努力梳理背後的人員和版權鏈。

幾十年來，這套系統勉強維持運轉，是因為音樂產業的運作速度相對較慢，使得其中的摩擦得以隱藏。唱片公司負責錄音和發行，出版商管理作品，表演權組織（PRO）收取表演版稅，而各種收款系統則努力將使用權與所有權掛鉤。這並非理想的解決方案，但爭議的處理

速度取決於律師、稽核和文書工作，而非自動化的上傳流程。

串流媒體改變了這種平衡，讓合法音樂比盜版音樂更容易獲取，音樂產業也重回成長軌道。到2025年，錄製音樂的收入將達到317億美元，其中串流媒體收入佔錄製音樂總收入的近70%。串流平台集唱片店、電台、推薦引擎和播放設備於一體。表面上看，這似乎表明音樂產業已經擺脫了困境，但訪問和結算並非一回事。

即使平台能夠極為精確地統計使用量，如果元資料不完整、衝突、過時，或被困在與支付系統不符的系統中，仍然無法將使用量與正確的版權所有者關聯起來。點擊播放按鈕後，系統仍然需要識別錄音、將其與作品配對、應用正確的許可、計算付款並將款項分配給有權獲得的人。如果記錄不完整，款項就會無人認領。如果分成錯誤，錯誤的一方就會獲得報酬。如果缺乏貢獻，那麼參與創作作品的人就會從作品的經濟利益中消失。機械許可集體組織

（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的存在，部分原因在於合法串流媒體播放仍然產生了大量歷史遺留的未匹配版稅。從2007年到2020年，串流媒體活動產生的版稅收入難以支付，直到建立新的系統來匹配和分配這些收入。現代音樂經濟仍然深陷於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因為音樂已經流動，但誰應得的版稅記錄卻未能跟上步伐。

De La Soul 的作品目錄也反映了同樣的困境，儘管它只是文化層面的問題。由於舊的採樣許可和與唱片公司長期存在的條款糾紛尚未解決，該組合的一些經典專輯多年來一直無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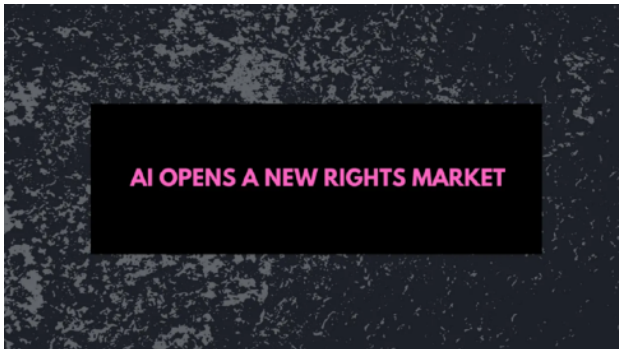
串流媒體平台上播放。歌迷想要這些音樂，平台想要這些作品目錄，藝術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被大眾接受，但未解決的許可和商業條款卻讓這些具有商業價值的音樂被困在版權記錄之後，而這些記錄的流動速度遠不及歌曲本身。

平台的權力使問題更加惡化，因為控制音樂發現的公司往往也控制著版權報告的可見度和執行力度。音樂人依賴平台觸達聽眾，但也依賴平台來解釋音樂傳播之後發生了什麼：創造了多少價值、哪些版稅被扣留、哪些曲目被標記以及哪些決定可以申訴。歌曲可以傳播到任何地方，但解釋其傳播過程的記錄卻被鎖在另一個介面之後。

人工智慧使版稅問題更加複雜，因為一個輸出可能依賴多個獨立控制的輸入。一首生成的曲目可能使用授權的語音模型、人工創作的樂曲、獲得許可的錄音以及人工智慧生成的音軌，而每項都附帶不同的許可和支付義務。統計播放量只是最後一步，因為系統首先必須知道哪些資源促成了輸出，誰授權了這些資源的使用，以及根據每份協議應支付多少份額。

Uptick 的版權和版稅管理模組讓這些授權資訊能夠隨著音樂的傳播而保留下來。它的設計使得權利持有人可以記錄語音模型、採樣或其他數位資產的使用方式、適用的版稅條款，以及許可是否會被轉讓、延期或撤銷，並將這些變更與同一基礎資產關聯起來，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合約和平台聲明中。

當產生的曲目依賴多個授權輸入時，這一點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語音模型、取樣、作曲和最終錄音無需被合併成一個模糊不清的聲明。



人工智慧拓展了音樂創作的邊界，製作人可以在同一首曲目中使用生成的音軌、授權的語音模型、經過處理的錄音以及真人演奏，從而開闢了全新的合作模式，這些模式無法簡單地歸入傳統的採樣或翻唱範疇。然而，當最終作品背後的創作路徑仍然隱藏時，這種創作自由就難以維系，因為系統仍然需要了解哪些人為和數位元素參與其中，哪些內容獲得了授權，以及最終價值應該如何分配。

這種不透明性如今已成為一個產業問題，而非僅僅是推測。Deezer 在 2026 年 7 月的報告顯示，他們每天收到近 9 萬首完全由人工智慧產生的曲目，在 6 月的高峰期，人工智慧產生的音樂佔所有新上傳曲目的一半以上。人工智慧音樂並非只是少數產業邊緣的小眾實驗，而是一場大規模的製作變革，一旦資金開始流動，就會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

過去的盜版爭論更容易理解，因為複製的物件早已存在。有人上傳了一段商業錄音，有人下載了它，即便法律糾紛變得錯綜複雜，錄音本

身其實並不神秘。人工智慧音樂更難歸類，因為模型可以從大量的音樂作品中學習，並產生一首並非直接複製任何一首歌曲的曲目。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可怕，但實際上它為新的創作工具和授權的創作形式創造了真正的空間，同時也把版權問題推向了上游，指向了用於構建模型的素材以及藝術家參與的條款。

圍繞 Suno 和 Udio 的訴訟表明，這個問題已經向上游推進了多遠。各大唱片公司指控這些公司未經許可複製和利用受版權保護的錄音來建立商業創作服務，而這些工具背後的公司則辯稱，訓練過程是合法的，他們的系統創造了新的作品。其中一些糾紛後來轉為授權合作，例如華納與 Suno 和 Udio 達成和解，環球與 Udio 達成和解，但其他一些訴訟仍在進行中。無論如何，如今音樂產業不再僅僅關注歌曲播放時誰能獲得收益，而是開始質疑建構系統所使用的素材是否應該在歌曲誕生之前就獲得授權。

聲音克隆技術使問題更加複雜，因為聲音承載著身分和商業價值，而這無法簡單地歸結為普通的詞曲創作權。偽造的德雷克和威肯的歌曲《Heart on My Sleeve》之所以能起到警示作用，是因為它聽起來不像是一首隨意創作的新歌，而更像是流媒體經濟本身洩漏出來的可信作品。聽眾無需法律理論就能理解其中的不安，因為聲音承載著聲譽、知名度、粉絲忠誠度，最終也代表金錢。

田納西州於2024年簽署的《貓王法案》擴大了對姓名、形象、肖像和聲音的保護範圍，以應對人工智慧克隆技術，這表明立法者意識到聲音不能被視為普通版權的細微變體。州級保護

無法涵蓋跨平台和跨司法管轄區的產業，但發展方向顯而易見。人工智慧迫使音樂版權管理將身分和授權納入音樂經濟體系，而非將其視為支付系統之外的聲譽問題。

儘管有這些問題，人工智慧也為圍繞創作本身重建音樂版權體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藝術家可以授權使用經批准的語音模型，定義其作品如何用於訓練或生成，透過新型的人機協作製作方式進行合作，並在發行前就已確定付款條款。

在舊體系中，版權問題往往在作品傳播之後才解決，但人工智慧創造了將授權、署名和付款置於創作過程之初的機會。



人工智慧有潛力成為圍繞藝術家參與構建的全新創意和授權層。Grimes 的 Elf.Tech 讓創作者能夠將她的 AI 版本聲音用於商業用途，並按比例分成。其關鍵不僅在於聆聽合成的 Grimes 人聲帶來的新奇感，更在於圍繞著授權的架構。這種聲音成為可授權的創意資產，允許其他製作人在藝術家發布前製定的規則和付款條款下進行實驗。

製作人應該能夠獲得藝術家認可的語音模型的授權，詞曲作者應該能夠定義其作品庫是否可用於特定的訓練或混音編曲，而藝術家應該能夠自由地將人工智能融入到自己的創作過程

中，而不會被視為向平台傾瀉大量一次性歌曲的自動化帳戶。界線並非總是清晰可辨，但圍繞著明確授權構建的系統既能支持合法的實驗，又能將其與欺詐、冒名頂替和未經授權的使用區分開來。

Tidal 的 2026 年政策表明，各大平台開始劃定界限，該公司已於 7 月 15 日停止向完全由人工智慧生成的曲目支付版稅。這項政策必將引發爭議，因為識別此類曲目十分困難，而且輔助生成和人工智慧生成的曲目之間的界限充其量也只能說是模糊不清。但如今，各大平台被迫決定哪些內容值得付費，哪些內容需要揭露，以及哪些內容應該完全排除在獲利範圍之外。

僅靠平台政策無法建構完整的版權體系，尤其是在業界亟需更清楚記錄使用者同意、署名、使用情況和支付方式之際，每個平台卻可能採用不同的標準。



機械許可集體（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積壓案件的出現，是因為證明誰應得款項的記錄與證明實際發生情況的記錄存放在不同的地點。人工智慧（AI）可能更快造成同樣的問題，語音模型和產生的音軌會在任何註冊機構跟進之前就產生衍生版權主張。

Uptick 的版權和版稅管理模組允許從 AI 資產開始就建立許可，而不是在輸出內容像野火一樣蔓延之後再重建。經批准的語音模型可以獲得一個唯一的標識符，該標識符透過 Uptick DID 與其藝術家或授權控制者關聯，元資料定義了該模型是否可以用於訓練、生成、商業發行或衍生作品。同一份記錄還可以包含許可期限、使用限制、版稅條款以及任何轉許可限制，更完整的協議和來源文件通過去中心化存儲保持鏈接，而不是僅保存在模型提供者的私有系統中。

AI 產生的曲目可能需要來自不同方的多個授權。獲準使用錄音進行模型訓練並不一定涵蓋其背後的作品，而獲準將藝人的聲音用於一次商業發行也並不意味著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該聲音。Uptick 的優勢在於，它允許這些授權保持獨立，同時又將每項授權與最終作品關聯起來。

這些授權也可以持續變更，而不會破壞其歷史記錄。許可證可能會到期，使用權可能會延長，版稅期限可能會透過授權操作進行更新，或者底層資產的控制權可能會轉移到另一方。Uptick 會將這些變更與相同權利記錄關聯起來，從而建立一條從最初的授權到後續輸出和交易的連續路徑。

De La Soul 的音樂作品之所以停滯不前，並非因為音樂本身沒有價值，而是因為圍繞其作品的授權無法輕鬆地轉移到新的聆聽環境中。人工智慧可能會在更大的規模上重現這個問題：一個獲得批准的模型可以產生數千個輸出，這些輸出會透過創作工具、分發平台和區塊鏈網

路傳播，而這些網路可能從未見過最初的協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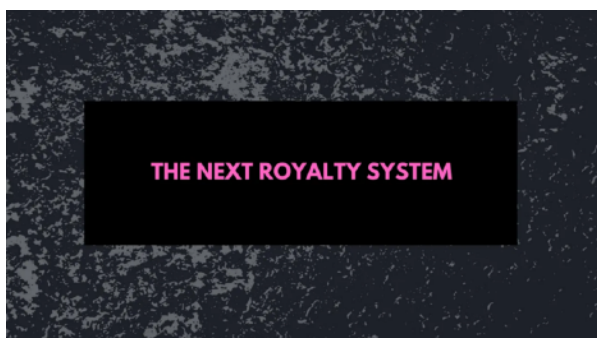
Uptick 的跨鏈版權管理功能可在資產於支援的網路間轉移時，保持識別碼、記錄的控制者、使用權和授權歷史記錄的關聯。法律權利仍然來自基礎協議和授權方，但將 AI 生成的音軌與已批准的語音、授權音軌或訓練素材關聯起來的記錄無需保留在創建該音軌的應用程式中。

獲得已批准語音模型授權的製作人可以在生成音軌之前，檢查是否允許商業發布、語音是否可以修改、授權有效期以及適用的版稅分成比例。音軌產生後，其記錄可以與用於建立該音軌的模型和許可證保持關聯，從而允許後續平台檢查授權是否有效以及計畫用途是否在其範圍內。

授權樣本可以包含單獨的記錄，分別記錄來源錄音、授權方、允許的用途以及相關的版稅條款。如果錄音和作曲需要不同的批准，Uptick 可以保持每個授權的獨立性，但同時將它們與生成的音軌關聯起來。一個人工智慧輸出可能依賴不同方控制的多項權利，因此系統需要保留這些差異，而不是將所有資訊簡化為單一的「音樂已獲授權」聲明。

這並不意味著表演權組織（PRO）、唱片公司、出版商或版權管理機構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因為它們仍然負責建立、管理和解決音樂背後的權利問題。但Uptick最終允許它們認可或授予的許可與聲音、錄音、作曲或模型保持關聯，無論是在它們進入人工智慧流程時，還是在之後生成的輸出中。

授權資訊可以在生成之前記錄，並隨著條款的變更進行更新，在最終作品分發或商業化之前再次進行核查。人工智慧平台不再必須是來源素材、授權和輸出之間關聯的唯一所在。音樂產業長期以來缺乏這種關聯，因為該產業非常擅長傳播聲音，卻沒有同樣擅長傳播相應的版權記錄。



音樂科技的發展史並非一帆風順。廣播擴大了覆蓋範圍，但也引發了新的版權糾紛；採樣拓展了音樂語言，但也帶來了版權許可之爭；Napster打破了發行管道的控制；流媒體讓音樂獲取更加便捷，但也讓權力集中在了平台手中。

人工智慧是這條鏈條上的下一個斷裂點，當它出現時，上一個系統尚未完全解決自身的版權問題。然而，它也創造了一個建構更美好未來的契機：藝術家可以選擇他們的作品如何進入人工智慧經濟體系；製作人可以獲得新的創作工具；並且在最終音樂開始傳播之前，所有許可和支付事宜都已確定。

Uptick旨在確保從進入人工智慧流程的聲音、錄音、作曲或模型，到後續的輸出、許可和支付，所有授權資訊始終保持連接。記錄可以顯示誰授權了使用，授權涵蓋了哪些素材，有哪些限制，以及最終收益應該流向何處。人工智

慧生成音樂的速度遠超任何人工版權審核系統，但授權與輸出之間的聯繫不應在第一首曲目創作完成後就消失。

音樂一直以來都在突破其固有的框架，從實體唱片到文件共享網路再到串流平台，沒有例外。人工智慧透過為藝術家和製作人提供新的方式來轉換、擴展和創作音樂，延續了這一發展趨勢，但其潛力取決於一個能夠與之同步發展的版權系統。

反覆出現的主題是，版權記錄必須與作品同步發展，這樣才能確保授權的透明度，保持創作貢獻的完整性，並使人工智慧創造的價值能夠回饋給真正促成這一切的人。



hello@uptickproject.com



[@Uptickproject](https://twitter.com/Uptickproject)



[@Uptickproject](https://t.me/Uptickproject)



[Uptick Network](https://discord.com/invite/UptickNetwork)



[Uptick Network](https://www.youtube.com/UptickNetwork)